

中國古典文學珍藏大系



野叟曝言

【著 夏敬渠】

〔叁〕



吉林攝影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珍藏大系

言曝叟野

著 夏敬渠(清)

【第三卷】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第六十三回 老虎欺心献毛蟹 小儿饶舌得银蛇

湘灵急问何事，文姬道：“任老爷奉旨钦取，就要进京，着人来接三姨娘，太太叫请去说话哩。”湘灵忽闻此信，急得眼中流泪。田氏同着到安乐窝。水夫人道：“三姐恭喜，你父亲荣擢，几日内就要起身进京。你可收拾收拾，同玉佳去一送，替我致意亲母，不亲去送他了。”湘灵含泪应诺，与素臣同至县中，素文已先在署，骨肉四人，共诉离愁，一连两三日，都没睡觉。到六月十六日，任公起身，送至江头，打发回来，洪儒夫妇作别上轿，自进城去。

素臣、湘灵雇只小船，从桃花港向浴日山来。刚收进港，忽然一阵黑云拥起，遮住日色，风雨大作，雷电交加。湘灵、晴霞吓得面如土色。文虚、锦囊在船般中，没有遮盖，如落汤鸡一样，淋得好不苦楚。亏着不多一会，风收雨歇云散雷停，依然露出一轮红日。两个船家从舱底下钻将出来，便去拔桩。素臣喝道：“且慢！”跳上岸去，在高处一望，只见江里一只大船，船底朝天，底上爬有多人，被浪冲播，仍要裹下水去。港内纷纷撑出小船，都去捞抢席板货物，不去救人。素臣急喊：“快先救人！救起一人，我送银五两。”小船听有银子，便都摇近大船，把船底上的人争先抢救，再顺便捞些什物，一齐收港，围着素臣领赏。共救起十三个人，该六十五两银子，素臣却并没银子在身边，说要往东方府中去借。湘灵听见，叫锦囊请了素臣下船，道：“昨日母亲留两个元宝，分给奴姊妹二人，做个纪念，可拿去给他罢！”素臣随问文虚：“我们带来盘缠还存些吗？再有几两，申上银水，便不亏负他们了！”文虚道：“二娘娘发出二十两银子，原打帐独自备席，雇轿子远送的，未大相公要合备，任老爷又不叫远送，省下有八九两银子在这

里。”因在兜肚中取出。素臣甚喜，一并递给众船户。船户中有一个秃子开口道：“客人讲过的，救起一人，送银五两。如今现救十三个人，该六十五两银子。这一锭是五十两。这里摸量着不到十两，还差着五两多哩，叫我们怎样分法？”文虚道：“许你五两，就给了你四两三两，也没甚事，怎就不好分？”那秃子突出了两只鹅油也是的蜡黄眼珠子说道：“老人家，你休恁说！我们是拚着性命救起来的人，一两也少我们不得。若不是你们要救人，我们只要捞着一两包丝货，就发了财了！这也是命里不该发迹，说他则甚？却再当不的短了数儿。”文虚道：“你这人怎这样顶真？人家做好事，你倒想讹诈人吗？”那秃子得不的这一句，劈胸把文虚揪住骂道：“你这老杀才，是谁讹你？你要做好事，干爷们腿事！那里来这野蛮子，在大虫头上做窠！你们这些人看，须知爷的大名，不是好吃的枣儿哩！”众船户中原有有良心的，却怕这秃子，不敢说公道话儿。被难之人，都气不愤，却才在水中起来，话都说不动在那里，只有一个人，不甚狼狈，坐将起来，劝道：“秃老虎，你将就些罢！难道这位客人行好事，那里捉得齐头数儿？他这银子，比着我们县里的时银，也少了了！你救起几个人，扣数儿罢了去；别人的少些，只要你说一句，他们敢不依？就解了这结了。”秃子放手道：“也罢，是你说情，我便脓着些罢。”因接过那锭大银，向众船户道：“造化你们，那一包敢有十多两银，你们分去罢！”把那元宝就要望怀里揣入。众人俱不服道：“戴叔，你休说笑话！客人不拿出这许多银子，我们也不敢争；既拿出来，也大家洒些。戴叔是明理人，戴叔又没上船，我们孝敬戴叔，情愿均分罢了；再不戴叔就了这一包，我们二十多人，还分不到二两多一个哩。戴叔，你休说笑话！”那秃子剔起两道浓眉，冷笑道：“我说的是笑话？我没上船，我与你们都是照分儿分，不把人肚子都笑穿了吗？不是我在岸上，提着网儿，叫你们这样钩着那样搭着，一个还救不起，这十两多银子还没给你看一眼儿哩！我是惯合人说笑话的！你们且去告了状来，新官才到任，正好放告哩！说罢，把那锭元宝往怀里一揣，大踏着步便走。

素臣满肚不愤，却怕惹出事来，隐迹不成。锦囊在船头，早直跳上岸去。众船户拦住那秃了求告，被秃子双手一分，纷纷闪开。锦囊已追至近，大喊：‘秃子休走！’秃子大怒，回转身来，见是一个小童，大笑道：“你这孩子怎敢放肆？”轮起升箩大的拳头，照着锦囊头上，一个栗暴直凿下来。锦囊身势一侧，直凑入秃子怀里，伸一个指头，觑准秃子乳旁，用力一点，秃子叫声：“啊唷！”便直蹲下去，弯着脊背，再也直不转来。众船户大惊失色。锦囊在他胸前，掏出那锭元宝，掷与众人道：“你们拿去分罢，休与他一厘！”众人面面相觑。

远远听着破锣口声，村里跑出一个大脚婆娘，嘴里一片声叫喊，泼风也似的赶来。素臣吩咐文虚催令船家开船先去，自己跳上岸来。那婆娘已赶上锦囊，众人都替锦囊担忧，说：“秃老虎没防备，吃这孩子的亏。这雌老虎却更难惹！”看那婆娘直扑锦囊，锦囊即溜东蹿西跳，觑个空儿，一指直拄小腹，往下一捺，那婆娘便坐在地下，挣不起来。锦囊轮拳便打，素臣远远喝道：“男不与女敌，休得无礼！”锦囊虽听不清，却知是素臣声口，手势一慢，被那婆娘揪住角儿，用力一拧，锦囊这头，便直凑心口，锦囊趁势一顶，婆娘望后便倒，锦囊爬在那婆娘肚上，却被他死力揪住角儿，脱不得身，着了急，两手勒住那婆娘裤腰，用力一扯，连裙连裤，直撕开来，恰好露出那见不得的东西，看个正着。锦囊喊了声说道：“好臭！”众船户熬不住，齐声发笑。那婆娘虽是急赖，到此田地，只得放松。锦囊直跑开去，连声：“晦气！”那婆娘一手抠住裙裤，一手遮着脸儿，如飞的逃进村去。秃老虎哼哼的曲着身子，一步步掂回家中去了。众船户俱称天报，众难人俱向素臣拜谢。

素臣看那先前开口劝秃子的这人，甚是面熟，却想不起。那人也自细看素臣。众船户拦住素臣说道：“秃老虎是港口一霸，今日吃了这亏，怎肯干休？”请相公进村去，见一见坊长，便脱我们的干系！”素臣拔步便走，迎着头头的略略带着，便是乱跌乱滚。众人面面相觑，谁敢上前？任凭主仆二人，飞步而去。

那知素臣、锦囊都不识路径，只顺着河边走去，不到一里路儿，已走到断头浜，无路可通，只得绕过这浜。走了半里，又是一条断浜，一连绕了七八条浜，那一条河已全没踪影了。六月日长，天才正午，脱衣而行，兀自汗流。问着行人，急急赶去，约莫走有一二十里，已到山脚，却是悬崖峭壁，无路可上。有两个樵柴的孩子走来，素臣问他浴日山时，那孩子嗽着嘴道：“那不是浴日山？”素臣道：“这山从那里上去？”孩子道：“好上去，我们也上去了，山里柴草怕少了宝么？”素臣道：“这里到山口有多少路？往那条路儿走去？”孩子道：“沿山都断头浜，要走须进城去，出西门才有道儿。再不，到港口叫只小船也好。”素臣道：“除了那样，更没别路了吗？”孩子道：“有是有条路，只怕你不敢走。”素臣道：“只要路近，便敢走。”那一个小些的孩子道：“小灵哥，有甚路走得进去？我要也进去耍子。”大孩子瞅了一眼道：“虎多着哩！你敢过去，送他做一顿点心？”小孩子吓得掩着耳朵，翻了翻眼睛，害怕起来。素臣道：“那里便有甚虎！你且说多少路儿？”大孩子道：“虎就没有，猪獾、狗獾、狐狸、獐子却多着哩！你若敢走，这路却近。”把手指道：“那不是一棵大楝树吗？大树东半边山坳里，有一个洞儿，通过去便是，算五里路罢了，只怕你不敢进去哩！”素臣笑道：“只怕没路，进去何难！”锦囊自恃其能，兼伏素臣，便欢天喜地的望着大树而来。

走近山坳，果有一洞，只一二尺宽。走了数十步，便开阔起来。上面透下一线天光，照得石笋玲珑剔透，笋上斑藓五色俱备，陆离可爱。凉风逼来，爽快无比。素臣赞叹：“与园里一线天仿佛，可称奇景。”正是快活，渐渐的洞口收小，天光隐灭，黑邓邓看不清楚。锦囊道：“不好！前边想是没路，吃这孩子骗了去也！”此时阴气逼人，素臣、锦囊俱已穿好衣服，一步步摸将进去，只听有鼾息之声。素臣吃惊道：“此必野兽巢穴，真被孩子所骗矣！”正待转身，只听呼的一声，一件东西直撞过来。素臣急起一脚，那物大叫一声，在地乱滚，更有许多东西望外乱蹿乱滚，滚窜得锦囊怪痛怪叫。忽然眼前一亮，鼾声

已息，见一大獾，直扑上来。地下那獾爬起便咬锦囊，锦囊方觉着慌。素臣两手一分，两獾平倒过去，响震如雷。许多小獾，没命的跑掉。一獾原已负伤，挣扎不起，被锦囊用力死踢。那一只挣起便跑，被素臣一手扯住尾巴，倒拉转来，在粪门上一连三两脚，满口喷出鲜血，呜呼死了。锦囊踢的那獾，兀自叫唤。素臣赶上，把脚在肋上一蹬，登时断肋而死。看那亮处，却并无出路，是石罅中透出来的亮光。在石罅内定睛细看，空洞洞的，也象是一个石洞，高处透下天光，半明半暗。锦囊道：“这会不知是甚时候？前面没路，转去又远，又怕真有虎来，怎么好呢？”素臣道：“孩子骗我们来，也是前定之数。若有虎来，怎留得这獾在？我看那边也是个石洞，只隔着这层石壁，若打开来，或者真通得过去。亦且这般奇景，可惜埋没掉了，莫非由我而显？”锦囊吐舌道：“这石壁是天成的，怎打得开？”素臣道：“我且试他一试。”扯起手来，用力一拳，侧过身来，猛力一腿，震得石上甸甸的响，爆下许多石块来，那石壁依然如旧。素臣料是没用，欲待转身，又是不舍，因复脱衣服，交给锦囊，用带紧勒腰裤，使出浑身力量，拳脚肩肘交加迭上，那声响便如春雷隐隐，石壁便岌岌动摇，细碎石块，满脸乱打将来。吓得锦囊抱头喊道：“相公住手！这石壁倒下，就压死人也！”素臣住手，仔细看那石壁，仍然无恙，暗觉好笑道：“此真蜻蜓撼石柱，可谓不知量矣！”因取过衣巾，正欲穿戴，忽见石罅中有物摇动，用手一按，随手堕下一块石来，那罅便大了许多。把衣巾掠还锦囊，伸进手去撬了一会。又卸下些石皮，这手便透了过去，用力攀将转来，觉有松动之意。因复用肩靠进，用手攀回，连连摇撼，那石四面俱脱了笋缝，露出碎影。素臣大喜，拔出手来，飞身而起，做一个大鹏展翅之势，扑翻身躯，直蹙下来，把脚照准那摇动之石，尽力一腿，只听轰天价响，石块如雨点罨下，眼前忽地大亮，石壁上开了一个大窟窿，一块大石，已踢过那边去了。

素臣喜极，拉起锦囊钻过窟窿中来，看那石时，有一尺三五寸厚，一丈一二尺多长，以红石寸方核算，红石寸方三五六约有十万八百寸

方，此在一尺三五寸之间，作一寸四尺核计，合一万六千多斤，把地皮压低了三五寸下去。锦囊吐舌不收。素臣复走进去，看那石笋，天光比外面百倍，玲珑剔透，柴泥红粉，绛石丹砂，五色灵芝，参差历落，真个观之不足，玩之有余。曲曲折折，约走一二百步，那洞只顾小了，地下流出水来。走不多路，水势渐大。各脱鞋袜，放下足去，齐吃一惊。素臣道：“原来是道温泉，若在园里，早晚便可坐汤。天遣这孩子说谎，开出这福水，为丰城县增一胜地也！”一步步走去，越走越深。锦囊道：“不好！水浸到肚子上来，走不得了。”素臣道：“不妨，走去再看。”正说不了，只见水中蹿出一条十余丈长，雪白也似的蟒蛇，张着银盆大的阔嘴，吐着信儿，直奔锦囊。锦囊大叫一声，倒在水里。素臣忙抢过一步，举手向蛇首一击，那蛇头便自粉碎，如打破的水晶玻璃，向水中乱落如雨。头便打碎，那蛇尾却向素臣面上直甩过来。素臣用手一擦，接个正着，那蛇往水深处便蹿。素臣抓住蛇尾，用力死拉，休想拉得他住，冷气逼得满手生疼。素臣不舍，被那蛇尾倒拉过水去，那蛇便往地下钻将进去，连素臣半只手臂都带入泥里。素臣着急，一手撑住石壁，一手用力猛提，瞋目大叫：“孽畜，休得无礼！”只听刮辣一声，蛇尾攥碎纷纷堕地，都是雪白的银铤。素臣惊异，看手内时，却是一锭元宝，上刻字迹。地下银铤，一齐滚入泥里。素臣拨开看时，原来满地窖着白铤，并没小铤，锭锭都是元宝。因把手中这锭元宝，也掷下去，暗暗祷祝道：“若是我应用之物便罢；若非我物，速行敛迹，不得戏我！”素臣祝毕，锦囊泥身泥水，拿着浸湿的衣巾，已走近来。素臣道：“锦囊，你且看这地下的银子。”锦囊道：“银子在那里？”素臣指与他看，锦囊笑道：“是一角泉水，相公怎说是银子？”素臣遂不更说，把拨起来的黄泥，仍复盖好，压上一块大石，穿起鞋袜，再向前走。

愈走愈窄，刚刚只容得一人。又走了数十步，忽然宽敞，又是一洞，洞里石床石凳，周遭罗列，宛如人工造作铺设。洞尽处也有石罅，透出天光。向那石罅中看时，又惊又喜，大笑道：“四姐，你们都在这

里么？”那边难儿吃惊道：“这不是二相公声口？秋香姐你听见么？”素臣大喊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秋香忙爬上石凳看时，喊道：“二相公在这里！”难儿道：“这是天生的石壁，怎得过来？”玉奴、赛奴、小躔一个个都蹰上石凳，向石缝中窥看。自亮窥暗，却看不请。素臣道：“你们都下去，待我打开这石壁来。”秋香笑道：“二相公说的好大话！这天生石壁，怎生打开？”锦囊道：“已经打过一层了。”难儿等忙教秋香等下来。素臣真个拳打脚踢，肩撼肘冲，却打些零星碎石，在这边剥落下来，那边却不动分毫。秋香道：“这样打法，就打到一千年也不中用。我们去拿铁锄来，锄他百十锄，敢便锄得开。”小躔道：“我们去扛一块大石来撞，敢就撞得开。”素臣道：“你们在那边锄的锄，撞的撞，力乏了就歇。我在这边接着踢打，踢打乏了，你们再锄再撞，少不得要弄开来。”秋香便去取一柄铁锄，一柄钉耙，与难儿两个用力耙锄，击得火星直进。不一时耙齿尽折，锄口亦缺。小躔、玉奴、赛奴去扛了一块千余斤大石来，难儿、秋香帮同掇撞。田氏、璇姑、素娥、湘灵及一千仆婢，陆续俱到，看着冲撞。撞得火星乱喷，声震岩谷，洞顶乱石大片小片、粗块细屑，蜂蝗一般满头打下。田氏等俱被吓坏，喊道：“快些歇手！这洞倒下来，大家都压死也！”话犹未毕，豁刺一声，那块大石，已震做两断；看那石壁，虽是打落些皮片，却没受大伤。难儿道：“除非用醋来泼，用炭来烧才好。”素臣道：“你们且下去，待我打踢一会，再扛大石来撞。轮流打撞，没有不破之理。”难儿等真个又扛了两块大石，与素臣轮替用力，一会又撞碎了一块大石。素臣喊道：“有些光景了，你们快站开些！”难儿等退至洞口。素臣复逞神威，肩摇肘撼，尽力施展。小躔喊道：“好了！那石壁动弹起来了！”难儿定睛细看，果见石壁岌岌的晃动。素臣复用大鹏展翅之势，一连两腿，早踢破一块石壁，直堕下来。那边口小，只有二尺多宽；这边却大，有五尺余寸。素臣用拳连击，那石片必剥剥的乱卸，两口便差不多宽。素臣撞将过来，田氏等看见，俱大惊大喜，锦囊把素臣衣巾先送过这边，然后爬过洞来。秋香笑道：“锦囊怎变做一只泥狗？”锦囊牙齿捉着对儿

厮打，瞅了秋香一眼，更不言语。田氏等随着素臣，一路问将进来。素臣吩咐玉奴等，去取几块大石，拦住洞口；叫容儿夫妇跟进里边。一面把孩子骗入洞内之事，说与田氏等知道。将近安乐窝，冰弦已取到衣巾鞋袜，换好进房。

水夫人道：“三姐回来久了，你怎不走正路，却在山后来？秋香说要打破石壁，救你出洞，这是何等行径？”素臣把前后事情述了一遍。水夫人道：“这小奴才惹得好事，倘打出人命来，不要偿命的吗？该痛打你一顿！看这样儿是吃了苦了，且寄下这棒！”玉奴、小鬟将死獾提进，秋香等一齐动手开剥。水夫人吩咐留着獾皮，獾肉送一具东方侨，一具自食，并犒赏婢仆。

次日，素臣率领一班女将，并文虚、锦囊，庄户中有会作匠作，叫了几个，从一线天破石壁中过去，直到外一层破壁边。运起倒下石壁，仍复竖好；罅中砧上些石皮石块，收拾牢固；又搬运大石数百块堆贴，以防意外。在有温泉地方，掘一深池，引泉水归入。运些石板在内。垫成一个汤池，开一水洞以便放水，为坐汤之所。石上刻着“香泉”二字。复选那芝草最多之处，题为紫芝石室。有石床石凳那洞，石刻“小憩”二字，将一线天洞口磨平，安设阶级，以便出入，洞口镌曰“不贪”。田氏等俱不解不贪之意，素臣笑而不言。

刚收拾得完，已是二十四日，为素娥诞生之日。隔晚，鸾吹备了一副厚礼，来做生日。洪儒夫妇也备礼来贺。田氏稟请水夫人，领着鸾吹、素文及璇姑等，俱进不贪洞来。把鸾吹、素文二人喜得心花都放，啧啧称叹道：“怎世间有此奇境？若不被小孩子所骗，岂不辜负此天生福地？”鸾吹主意，要做条纱幔。湘灵忙去取一顶纱，帐拆开，恰好遮得前面。当日即轮流坐汤，起来便就着小憩洞石床石凳随意坐卧，啜茗纳凉。更向紫芝石室中，观玩那无穷妙景。

次日午前，设席款待洪儒。里边是鸾吹、素文专席，外面洪儒专席。席间问起大舍二舍名字，古心答道：“大儿名柔，次儿名讷。”素臣道：“大侄性刚，故名以柔，；二侄性警，故名以讷。此祖母命名之意，

侄等宜终身佩之！”因向文柔道：“我有一对，你可对来！”随念道：

刚故克以柔，龙蛇之蛰，以存身也；

文柔对道：

仁者必有勇，鹰鹯之逐，恶无礼耳。

素臣点点头，古心责其不工。素臣复出对与文讷道：

三缄名勒金人背；

文讷应声而对道：

五色毫挥玉案头。

古心又嫌其不现成。素臣道：“二侄年幼，也就难为他了。大侄当蜚声柏府，二侄当挹藻兰台。此二对足以为他日之券矣！老襟丈弟之狂言也！”席散后，洪儒、素文先后辞回。古心自往博古轩。

素臣方回安乐窝，未能自吴江而回，呈上梁公书札。水夫人拆开看时，上写着：

敬启者：昆仑，押衙非表兄所屑为，而为圣贤之心，行豪杰之事，鸾胶续断，蚁命回生，感激涕零，罔知所报！惟祝指日赐环，致君尧舜，更以《原道》一篇，措诸实事。俾四海苍生，均出水火而登衽席，以大遂吾兄之素志耳！传说之言，弟虽不为所惑，而时复书空，咄咄魂梦不安。读来札备悉一切，喜乃欲狂矣！尊宠既多，毓麟更易。奉上回生丹三十丸，以备临产之用。寄令侄银，作弟暂借，即日面交矣。刘虎臣兄得拔把总，驻防乍浦，三日前有书接眷赴任。大嫂认系刘兄亲笔，兼有女使迎伴，欣然而去，吾兄勿更为惦念也！专此布复。附请姑母大人金安，暨阖宅安吉，余不佞缕。素臣表兄大人如手！

愚表弟水唐顿首具

水夫人看完，向璇姑道喜，将书药递与素臣，说道：“汝妻妾俱已怀孕，此丹乃保产灵丹。我从前受过无药无稳婆的亏，今得此丹，不

童百朋之锡矣！”赏放未能出去。

忽然的满天鸟鹊纷纷落地，成群作队，都飞入房。也不顾房内拥挤满了人，成十成百打着团、接着翼，黑压压直裹进来。秋香怪叫，身入后房。众丫鬟俱大惊失色。正是：

鸟鹊知机参造化，圣贤谨独位乾坤。

士字卷之十

第六十四回
浴日山设卦禳风
不贪泉藏银赈粥

水夫人道：“鹄知雨，鹊知风。鹊不避人，而群飞入房，必有疾风。”素臣道：“孩儿夜观乾象，见岁星箕宿，光芒四射，飞荡异常，亦系大风之兆。”田氏道：“数月以来，天气闭塞。塞久必通，其为风兆可知。”素娥道：“今年厥阴司天，原主有风。”湘灵道：“《天外奇谈》载西晋时，有鹊数万，飞入人家，即有三日大风，拔木飞石，吹居民数百家入海之变。”璇姑道：“奴幼时闻乍浦地方，有大风吹人上天，吹屋入海，也说是三日前有飞鹊之异。”难儿道：“奴见鹊飞入房，袖占一数，风起应在戌时，至次日辰时即止，主有大灾，二相公当设法禳救。”素臣正待回答，秋香跑出来道：“木四姐说是今日戌时起风，是一些不错的。”素臣道：“这又奇了！你这丫头如何知道？”秋香道：“天要发风，秋香两腿隔一日前先就发痒，时刻不错。昨日戌时，腿上忽发奇痒，故此知道。”小驢掩口而笑。水夫人道：“老身推以物理，玉佳征诸天象，媳妇们或以意揣，或以术推，或搜记载，或述传闻，皆不若秋香之近取诸身也。人身一小天地，未有时变于上，而人事不应于下者《中庸》云：‘致中和，天地位焉。’又云：‘至诚如神。’天人志气，感应之间，本有丝毫不爽者。只缘私欲锢蔽，把得之于天者，丧失尽了，遂致与天相绝。若果清明在躬，则即人即天，岂有不前知的？秋香虽不知这种道理，而因痒知风，即愚夫妇之与知与能，天人感应不爽之处，比玉佳等推测之术，近而可征，确而有据也。”素臣领受指示，欢然颂叹。

鸾吹匆匆辞去。素臣因命文虚等，传知山内庄仆，各出人夫，到山口搬运土石，排列八卦方位，乾兑独高，艮坤独大，震坎卑小，巽位

平塌，复用白垩涂饰，以镇压之，离位宽阔散漫，以泄母气。吩咐庄仆，于各家门首，在东南方植立长竿二枝，一黄、一白。黄竿上挂一黄布长幡，白竿上挂一白布长幡，即刻竖立以禳风灾。各人俱似信不信的，纷纷赶办，至晚已俱完备。

到得戌时，果然刮起风来。虽不至拔木发石、倒壁推房，却也把门窗户闼，开阖击撞，不绝声响。古心夜课已毕要洗澡安寝。秋香正提着一桶水，到博古轩去，从璇玑楼经过，恰被风推转一扇窗隔，兜桶一撞，将水打翻。秋香啁啾道：“二相公使得好神通，反把风弄大了！”小鬟私问璇姑道：“鹊飞入房，太太等俱说是风兆，今果应验。但独许秋香腿上发痒之说，奴所不解。爷到山口去排设八卦，怎还有这等大风？”璇姑道：“太夫人尝讲天人一贯之理，说人受理于天地以成性，受气于天地以成形，故云：‘人身一小天地。’当未生以前是天，既生以后是人；未死以前是人，既死以后是天。天与人，是一而二、二而一的。故人事舛于下，则天象乖于上，子感而母应之也；天时变于上，则人气逆于下，母感而子应之也。秋香发痒之说，太夫人原说他不知这种道理，而天人感应之理，却于此见端。察识而扩充之，即可以前知，可以位天地。孔子六十而耳顺，大舜善察迩言，故有此一番议论，当机指点，随事提撕也。至排设卦位，而此时仍发大风，则或系天意，不可挽回；或系已杀其势，山外之风，较此更大，也未可知。”小鬟方始心服。

次日清晨，璇姑到安乐窝问寝，只见文虚进来禀说：“山内各庄仆在外叩谢，说昨日一夜大风，山外村庄，吹倒房屋，压死人口牲畜无数，田禾刮打无存；沿港人家，更有把人都吹上天去，没有踪影的。我们山中虽也有风，人畜田房，俱无伤损。感激二相公，要进来叩谢哩。”素臣回了出去。水夫人忙打发容儿去问候鸾吹姑嫂并东方旭那边。吩咐田氏：“从今日起，家中不用荤酒，我的早晚二膳，俱用素菜一碗，不可多品。帝王遇灾，尚且减膳彻悬，何况我等仕宦之家！”因蹙额道：“田禾尽伤，将来穷民俱要饿死，即素食亦不安耳！”田氏应诺，素臣沉吟。当日早膳，水夫人处，即用一碗蔬菜，合家大小更不待

言。

早膳甫毕，鸾吹差未能来问候，水夫人连忙唤进，未能叩禀道：“昨夜大风，城里人家房屋，大半倒坏。我家及东方老爷家，那样坚固墙壁，也倒塌了许多。城外小户人家，有连人连屋，吹到空中去的。门窗户阙在半天飞舞，就如纸张一般。压伤打坏的人，不知其数。休说未能，即七八十岁老人，都说是目所未见，耳所未闻。庄上房屋，虽也坚固。却在旷野山谷之中，小姐好不担心，一早叫未能赶来。方才在路上遇着容儿，知道姑爷设法。山内俱得保全，把小人就喜坏了！”水夫人大喜道：“我便恐两家被灾，故叫容儿进城。据你说来，不过倒坏墙壁，这算是平安的了。只是城外受此奇灾，听来惨然。可知道本县官府，现在如何查办呢？”未能道：“新官不比当初任老爷，是爱钱不爱民的。虽不知目下怎生查办，大约是不能替百姓做主的呢！”素臣因把不贪泉中藏银之事，密禀水夫人道：“县官既不爱民，那先发后闻的事，断不能为。若待文书往返，这些灾民已填沟壑了！孩儿意欲将那藏银，代行其事，不知可否？”水夫人大喜道：“这是极好的事，但我潜踪于此，岂可如此张扬？不若通知东方亲家，令彼出名为妥。你前日取不贪二字，我还认在贪泉及不溺于境上取义，原来是取杜甫‘夜识金银气’之意。”素臣道：“孩儿主意，也是如此。”因即坐轿，叫未能跟着，赶进城来。

见了东方侨，将心事说知，东方侨大喜道：“丰城百姓何幸得遇先生？起死人而肉白骨，当先为叩谢！”跪下便拜。素臣搀挽不及，同拜了起来。东方侨道：“博施济众，而不居其功，不有其名，在先生固为莫盛义举，莫大阴德，而弟颺然冒之，则万万不敢。还望先生另商！”素臣道：“此事非先生断不能行，一则分位德量，人所素服；二则宾从仆佃，足供使令。晚生即不为潜踪起见，亦属无从周章。尚可另商，又何敢冒渎？”东方侨道：“先生居其名，则弟不妨助力；若欲使弟冒名，断断不敢！”素臣道：“富贵浮云，区区阿堵中物，更何足道？老先生当以人命为重，不宜拘拘于此！”东方侨沉吟一会，慨然道：“弟亦非

重视阿堵，而盗名欺世，实有所难。但人命事大，惟有将先生此举，焚香告天，默表此心，一面仍作设法公捐，以免独为君子而已。”因请设施之道，素臣道：“依晚生愚见，老先生当先会县公，但说明设法公捐，不动丝毫国帑，却不要他派差出票，反致掣肘滋事。一面于亲族宾从中，择其信慎有才者，分路挨村，查造贫户生名死口确册；一面差人买木做槽，买米备赈，多雇人夫，连夜殓埋。这未能诚实可托，晚生带来听凭驱遣。如今先着他搬运银两过来，老先生当上紧赶办，早一刻，则灾民生死俱免；迟一刻，则灾民抛露饥寒也。”东方侨连声遵命，复请教道：“现在做棺，将来盖屋，需木甚多，远处购买，缓不及用。本县止有牌店十家，大约须尽数买之，方得敷用。奸牙抬价，必百倍高昂，将何法以杜之？煮赈一事，每事闹厂，既不能挨村分散，而赴领者多，拥挤必甚。小则倒仆狼藉，大则抢夺洪闹，将何法以弭之？”素臣道：“木牙遇此风变，木价必长。当趁此未甚长时，分遣十人同时入店，同时交易，使彼各不及知，各幸其货早脱，再贩渔利。而一店买完，即十店买完，无从抬价矣。煮赈之法，惟在分而速。查验时，即按口给与粥筹，红绿分记，循去环来，赴厂领粥。各厂须于大寺院中安设，前开一门，令其鱼贯而入。内于厢房或廊阶，横设档木。档木之内，连排一二十缸，随空处交筹，即此领粥换筹。粥杓分设大口一杓，小口一杓，计口数杓与之。领换毕，即令由后门而出，不使复走前门。如此，则人既分散，事复疾速，无从拥挤，即无从哄争矣。但有一件，最要留心的是煮粥夫役，最善偷米。不监看下锅，则干米必去；但监看下锅，则湿米必去，粥遂稀清。若再暗用石灰稠粥，以遮盖偷米之迹，更要坏人。闹厂之事，亦往往作由此。非选择妥人，刻刻监看不可。”东方侨击节叹赏道：“君子可大受，而不可小知。先生真可谓本末兼该，精粗毕贯者矣！弟当敬谨奉行！”

素臣疾忙回家，将不贪泉内藏银发起，命庄仆二十人，各用稻箩，每箩装银十锭，上盖破衣，先发二万两进城。吩咐未能，在路与庄仆说，银子是东方侨窖藏，与我无涉。东方侨收了银子，依了素臣指画，

分头查办。他原是一个有作用的大臣，又肯实心经理，做得井井有条，不遗不滥。把一县灾民，都向沟壑中移置衽席，从白骨上生出肌肉来，那一种感恩之念，也就非常激切。也有写着长生禄位纸牌，朝夕礼拜的，也有门首插着天香，早晚祝祷的；也有向家堂灶君前通陈，望他启奏天庭的。加以愚民无知，多半合掌念佛；村农鼓腹，到处造也歌谣；更有在东方门首经过，磕头致谢之人。一人磕起，十人相效，每日竟有百十人磕头，俨如京城前门关帝庙一般。来往之人，十停内有一二停在门外磕头而过。吓得东方侨战汗直下，忙写说帖，叙明赈银系通县士民公捐，本宦不过经理其事，慎勿错认之意，遍贴城市。又吩咐门上人，逢人分说，极力阻止。众人虽也不信，却因此稀疏了些，东方侨感激民情，愈加认真，请古心到家，管了总账，自己不时赴厂查察，竭尽心力为之。

素臣想风灾止于一县，靳仁之事一发，便祸及天下苍生。踌躇数日，来禀水夫人道：“目今时势，如厝火积薪，忽然一发，便有燎原之势。孩儿受东宫知遇之恩，义同休戚，若止株守山庄，待至祸发之时，即焦头烂额，亦无济于事。意欲庆过母亲大寿，即潜游各省，熟识山川险要，察探逆竖窟穴，遇便物色未遇英雄，解散奸人党羽，以为曲突徒薪之计。孩儿现有一子，妻妾现俱怀孕，后嗣不致乏人。但此去必须经年，久离膝下，有乖子道，事在两难。”水夫人正色道：“尽忠即所以尽孝，岂可视作两途？你受东宫厚恩，捐躯以报，系份内之事，何得以我籍口？有你哥嫂在家，你妻妾俱贤，不忧侍奉无人。但若仍似从前贾血气之勇，为行险之事，从井救人，则身死无补，忠孝何在？是所忧耳！”素臣跪地涕泣道：“孩儿在省中，受母亲教训，铭刻在心。此去若还似以前所为，岂犹人类乎？”水夫人道：“你能以前事为戒，我便放心。初五日是我生辰，初八日丁祭圣人，于初九日长行可也。”原来水夫人是八月初五日生辰，素臣是九月初五生日，整隔一月；田氏是九月初六生日，夫妻接连二日；璇姑是三月二十三日生日，素娥是六月二十四生日，湘灵是九月二十五生日，占着春夏秋冬三季，月